

傳名文選

晚清文選(一)

延·續·中·華·文·明·的·千·古·名·篇

譚國清 主編

西苑出版社



傳世文選

晚清文選(一)

延·續·中·華·文·明·的·千·古·名·篇

譚國清 主編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世文选：晚清文选/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108-709-6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 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3330 号

晚清文选 (一)

编 著 谭国清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959 千字

印 张 60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709-6

定 价 110.80 元 (全四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他们都不曾注意这个 p 最有关系的时代。几种清末的《续经世文编》，《经世文新编》以及《畜艾文编》之类，当然给我的帮助不少。可是多偏于一方面，未能见其全。同时，往往不注出处，有时无从知道其来源。而当时的定期刊物、秘密刊物是那样的多——特别是有关革命的文献——也令人有挂一漏万之感。要是仔细的“求全”“求备”下去，就再费个三五年的工夫也不容易编得成功。只好这样的“急就章”的编完它。盼望专门的收藏家们和学者们的指教或补充。“椎轮为大辂之始。”苟能因此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时代的文献和文学的注意，则更完备的工作，“成功正不必自我”。

说起来有些痛心，如果东方图书馆不曾被日机烧掉的话，其中所储藏着的晚清作品颇多，尽足以作为我这部书的选材的基础。但如今一本本的书却都要以个人的力量去搜罗了！不知有多少个黄昏曾为了它而耗费在几家旧书之肆的摊头！就连旧书肆，对于这一类的较近代的作品，也很不注意，往往数日的搜访，所得不过三两部书而已。旧杂志尤为难得，像《民报》、《复报》之类，即悬重金以购之，也不见得立时有。即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前七八年还可得，今则已成绝无仅有的难得之物了。

这部从辛苦艰难里编成的东西，对于我格外觉得亲切；编成了之后，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这劳力并不白费！

我自己是重温了一遍转变期的中国的历史；对于读者们似也不无特别的作用，除了作为“文选”读之外。

我在《选文小记》（《中流》一卷四期）里曾经说起过：

“这样的作著选文”的工作时，不免时时有些感触。对于老维新党奋发有为、冒万难而不避、犯大不讳而不移的勇气，与乎老革命党的慷慨激昂、视死如生、掷头颅、喷热血以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精神，我同样的佩服。对于魏源、马建忠、林纾、严复、梁启超们所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我也同样的表示敬意。

但特别有所感的是：老维新党所做的工作，至今还有待于我们的继续，他们所说的话，至今还有一部分是有用；这可见我们这古老的国家，进步实在慢；而顽固的守旧势力，却是如何的大；而老革命党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而民族解放的工作，却也还不曾告了结束；反之，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更日益加甚，民族的危机也一天天的加重，加深；读了他们在二三十年前所发表的愤激的鼓动民族精神的文章，真不禁还觉得并非过时之作。

所以，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

为了要从多方面的取材，有许多已不为人所注意的晚清文集，报章及定期刊物，便不得不广泛的检读一过。在那里面，我们真可以得到不少的好文章；这些好文章是久已随了“时代”的过去，而几乎成了“过去”，而为读者们所忘记了的。

假如工作者有时为他自己的工作的成就所沉醉的话，我这时的心境便是如此。我读了一遍两遍，我觉得这工作对于我自己有益，我相信对于一般读者们也会有益。

阿英先生和吴文祺先生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

所用的若干参考书，附目于《文库》的《月报》里。我希望有两三个图书馆对于这一类的有重要性的书籍能够尽量的搜罗、收藏，不要以其“不古”而弃之。

郑振铎 十月三十一日

目 录

晚清文选卷上

林则徐

- 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 (1)
- 拟谕英吉利国王檄 (2)
- 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 (4)
- 密陈定海夷情片 (6)
- 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7)
- 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疏 (9)

魏 源

- 圣武记叙 (14)
- 海国图志叙 (15)
-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 (16)
- 筹海篇上 (18)
- 筹海篇下 (20)

徐金镜

- 防海事宜序 (22)

严如煜

- 洋防辑要序 (22)

慕天颜

- 请开海禁疏 (23)

程含章

- 论洋害..... (25)

朱云锦

- 地图说..... (26)

俞正燮

- 贞女说..... (27)

- 节妇说..... (27)

丁 晏

- 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 (28)

梅曾亮

- 赠孙秋士序..... (29)

- 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 (29)

- 游小盘谷记..... (30)

- 钵山余霞阁记..... (31)

- 江亭消夏记..... (31)

- 书棚民事..... (32)

管 同

- 禁用洋货议..... (32)

- 抱膝轩记..... (33)

- 饿乡记..... (34)

- 余霞阁记..... (35)

吴鸣锵

- 反送穷文..... (35)

赵 垣

- 城南古迹记..... (36)

- 烟霞岭游记..... (37)

- 云阳洞北小港记..... (38)

江 藩

- 毛乾乾传..... (38)

龚自珍

- 平均篇..... (39)

著议·····	(40)
塾议·····	(42)
农宗·····	(42)
规耻·····	(44)
说京师翠微山·····	(45)
说居庸关·····	(45)
京师乐籍说·····	(46)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47)
病梅馆记·····	(48)
长短言自叙·····	(48)
袁通长短言叙·····	(49)
金孺人画山水叙·····	(49)
江南生彙笔集叙·····	(50)
陈硕甫所著书序·····	(50)
答人求墓铭书·····	(51)
记王隐君·····	(52)
书叶机·····	(52)
书金伶·····	(53)
王仲瞿墓表铭·····	(54)
张声玠	
四十自序·····	(56)
徐子苓	
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	(57)
邵懿辰	
仪宋堂后记·····	(62)
杨秀清	
奉天讨胡椒·····	(63)
洪秀全	
原道觉世训·····	(65)
讨满清诏·····	(69)
示东王诏·····	(70)

誓师檄文	(71)
石达开	
檄告招贤文	(72)
林彩红	
谕青岩檄文	(73)
钱 江	
上天王策	(74)
黄 畹	
上逢天义刘大人禀	(77)
吴容宽	
诏书盖玺颁行论	(81)
黄从善	
诏书盖玺颁行论	(81)
鲁一同	
檄凤颖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属文 代作	(81)
曾国藩	
求阙斋记	(84)
讨粤匪檄	(84)
原才	(86)
圣哲画像记	(86)
复李眉生书	(89)
与朱仲我书	(91)
欧阳生文集序	(93)
湖南文征序	(94)
书归震川文集后	(95)
湘乡昭忠祠记	(96)
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	(97)
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	(99)
胡林翼	
请起复曾侍郎督师疏	(101)
致两司书	(102)

复张石卿中丞启	(103)
江忠源	
条陈军务疏	(104)
答曾侍郎师书	(109)
彭洋中	
湘勇源流记	(111)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自序	(116)
公黜陟议	(118)
罢关征议	(119)
筹国用议	(120)
重酒酷议	(122)
改科举议	(122)
采西学议	(125)
制洋器议	(126)
善取夷议	(129)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130)
五十自讼文	(132)
副将华尔小传	(133)
邓显鹤	
船山遗书目录序	(134)
方东树	
汉学商兑重序	(135)
龙启瑞	
致曾涤生侍郎书	(137)
上梅伯言先生书	(138)
罗泽南	
答高旭堂书	(140)
龚叟传	(142)
罗山记	(142)

吴敏树

- 记钞本震川文后 (143)
- 程日新先生家传 (144)
- 黄特轩传 (145)
- 先考行状 (147)
- 君山月夜泛舟记 (148)
- 游大云山记 (149)
- 说钓 (150)
- 梅伯言先生谏辞 (151)

左宗棠

- 饮和池记 (152)
- 请拓增船炮大厂疏 (152)

李元度

- 答友人论异教书 (154)

宗稷辰

- 怀新篇 (155)

郑 珍

- 巢经巢记 (156)
- 梅賾记 (157)
- 送黎纯斋表弟之武昌序 (158)

曾国荃

- 统筹闽粤浙三省防务片 (159)

李鸿章

- 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 (159)
- 选派闽厂生徒出洋习艺并酌议章程疏 (161)
- 续选派闽厂生徒出洋疏 (163)
- 津沪电线办有成效请招商接办推广疏 (164)

沈葆楨

- 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疏 (165)
- 机器到工已齐并船厂现在情形疏 (167)

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疏	(170)
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疏	(171)
复奏洋务事宜疏	(172)
张佩纶	
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	(178)
郭嵩焘	
罪言存略小引	(181)
拟陈洋务疏	(181)
奏请禁烟第二疏	(185)
上合肥伯相书	(188)
刘铭传	
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	(193)
李凤苞	
巴黎答友人书	(194)
裴荫森	
请拨款制船疏	(196)
购置练船疏	(198)
钟天纬	
扩充商务十条	(200)
徐 鼐	
务本论自叙	(206)
郑观应	
学校	(206)
西学	(208)
议院	(210)
日报	(213)
医道	(214)
女教	(217)
藏书	(218)
铁路	(220)



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 林则徐

再臣等察访夷情，因知外国商船来粤贸易者，必先在该国请领牌照。经过夷埠，俱须验明，并于开船之时，颁给禁约条款，谕不许在中华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领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是外夷禁令森然，并非纵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载来货物，动值数十万金。彼既爱惜重货，自必慎遵法度。故货船到粤必皆报关候验，纳税投行。虽近年以来，每有夷商夹带鸦片情弊，要亦先向趸船寄顿，始敢驶进黄埔，断无驾驶重船东奔西窜之理。惟因获利太厚，贩运愈多。各国虽闲有之，而以港脚一处为尤甚。港脚地名曰孟雅喇，曰孟买，曰曼哒喇萨，皆为英吉利所属之港口，即华言所谓马头也。距英吉利本国尚有两月路程。而其来至内地，则比英夷为近。奸夷利欲薰心，罔顾厉禁。往往由外洋乘风窜驶，越过广东中路，直趋东路之南澳以达闽浙各洋，来去频仍，便成熟游之地。在天朝弥纶广大，无不遍示怀柔。即其所不应至之处，违禁频来，亦惟自谨修防，其究至于驱逐而止。

奸夷习知其故，相率效尤，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甚有桀骜夷船，胆敢以枪炮相恐吓，而官船因未奉有明文，转不便擅用火器。如道光十四年，闽浙总督臣程祖洛所奏情节，曾奉谕旨飭令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情形，以靖洋面，等因钦此钦遵在案。以臣等近日访闻，乃如此等奸夷，并未领照经商，而敢偷渡越窜。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其遁逃蔽之理？且如内地奸民，出海潜赴夷洋滋事，揆诸国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适足蔽辜，岂尚听其鸣冤，许为报复乎？以此对观互证，度势揆情，愈知越窜之夷船，不必空言驱逐，惟有严行惩办，乃可

震慑其心。

总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则为经商之船，无牌照而窜东西各路者，即为偷渡之船。经商之船，尚须区分良莠。偷渡之船，明系有莠无良，枪击炮轰，皆其自取，似不为过。且此等越窜船只，小者为三板夷划，大者亦不过双桅夹板，迥非货船趸船，高大坚厚之比。即船内炮械，亦极有限。甚至安假炮于船旁，画炮眼于舱板，只以虚张声势，粉饰观瞻。师船果能奋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敌。即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官兵不值与之对仗，亦尚有便利之法，可操胜算。只须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即或前队未能得手，后队络绎复来。夷船中触处皆引火之物，未有不可以焦烂者。此令一行，不待实有其事，而奸夷先已胆落。似亦慑服之一法也。

拟谕英吉利国王檄

林则徐

谨拟颁发檄谕英吉利国王底稿，恭候钦定。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稟请缴收，全行毁灭。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凛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

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尤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部之阑吨，及嘶噶阑暖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买、叭哒拏默拏、嘛尔洼等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稟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



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懍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委婉。

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

林则徐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曾望颜奏，夷情反覆，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货物，亦请定以限制等语。著林则徐、怡良、关天培、郭继昌，并传谕豫堃知之，钦此。臣林则徐臣怡长，谨将钞发原摺，细加阅看，并传知臣豫堃，一体领阅。因关各国夷人事务，祇宜慎密商办，未便遽事宣扬。复经函约臣关天培臣、郭继昌，于查阅营伍之便，过省面商。兹已询谋金同，谨将察看筹议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

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绝茶叶大黄，有以制伏其命。封关之后，海禁宜严。应飭舟师将海盗剿捕尽绝。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复募善泅之人，使驾火船，乘风纵放，而以舟师继之。能擒夷船，即将货物全数给赏。该夷未有不畏惧求我者。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恳天恩，准其互市。仍将大黄茶叶，毋许逾额多运，以为箝制之法。所论甚切，所筹亦甚周。臣等查粤东二百年来，准令诸夷互市，原系推恩外服，普示怀柔，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更非关榷利其抽分之税。况自上冬断绝英夷贸易以来，叠奉谕旨，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大哉谟训，中外同钦。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办理，绝无所用其瞻顾。即将各外国在粤贸易，一律停止，亦并不难。惟是细察情形，有尚须从长计议者。

窃以封关禁海之策，一以绝诸夷之生计，一以杜鸦片之来源。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英吉利国所辖地方。从前例禁宽时，原不止英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自上年缴清趯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



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英吉利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稟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咪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他若荷兰大小吕宋，暹同，瑞国，单鹰夔鹰堪波利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继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传》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我天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

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即如上冬以来，已不准英夷贸易，而臣等今春查访外洋信息，知其将货物载回夷埠，转将烟土换至粤洋。并闻奸夷口出狂言，谓关以内法度虽严，关以外汪洋无际。通商则受管束，而不能违禁，不通商则不受管束，而正好卖烟。此种贪狡之心，实堪令人发指。是以臣等近口更不得不予各海口倍加严拿。有一日而船烟并获数起者。可见英夷货去烟来之言，转非虚捏。不然，以外洋风浪之恶，而英夷仍不肯尽行开去，果何所图？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又不能。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捕渔者，只许在附近海内，此说虽亦近情。然既许出洋，则风信靡常，远近几难自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则夜动，东拿则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则徐上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澳甲，编列船号，责以五船互保，又令于风帆两面，及船身两旁，悉用大字书写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数至于无算，至今尚未编完。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必俟夷船远遁，始许口内开船。其平时出入渔舟，逐一检查，只许带一日之粮，不得多携食物。若银两洋钱，尤不许随带出口。庶可少除接济购买之弊。

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